

(上接 A6 版)

## 集体行动

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小院氛围永远是那样和睦，长辈们谨言慎行，彼此以礼相待，孩子们之间团结友爱，从没有争吵与计较。

那时候，院子里各家共用一只总水表，每个月计算出总费用后按各家人口平摊水费。男女老少均按同一标准计算，如来了客人住半个月以内的，按半个人计算，超过半个月的按一个人计算；孩子们住校读书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，按半个人计算。各家按照规则自报人数，鲜有争议。收水费的工作由各家轮流完成，通常由孩子来执行这项任务。王晓明记得，每到一家，总能得到这家大人的客气接待，夸赞一下，问问功课，关心问候家里诸人安好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院子里形成一个习惯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每个星期日院子里总要大扫除，各家男女老幼一齐出动，开始室外清洁工作。人们先从自家门前扫起，最后全体集中一起清洁庭院卫生，清扫公共厕所。每一次大扫除的最后阶段，大家会在院子中心地带会师，大人小孩十多把扫帚一起挥动，将垃圾合围，小孩子们则快快地用畚箕将垃圾装走，倒进垃圾桶。年纪最小的阿荣总是打个赤膊，拿只畚箕这边那边帮着倒垃圾，跑得最起劲。

植树种花，一直是院子里各家的共同爱好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做好家庭绿化和公共绿化是人们可以名正言顺追求的真善美。那段时间，小院的水费账户上日积月累，竟然有了80多元的结余。这在当时是笔“巨款”，那时一位小学新进老师的月薪才30多元。于是居民组长沈家大爹，也是一家的长辈召开小组会，讨论如何处置这笔钱。有人提议，在院子里种树，美化环境，获得全体通过。小朋友们更积极，郭柏炎、王晓明等几个大男孩蹬着余孃孃向单位借的黄鱼车，去江浦路的苗圃买树苗，法国梧桐苗2元一棵，买了近20棵，还有杨柳、冬青、夹竹桃、乔木灌木，高矮搭配。苗木规划事先定好，保证每家门前都有绿化。男孩子这一队出去买树苗时，留守的一队就在院子里挖坑、填肥。等黄鱼车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苗进了小院，立即传出一阵欢呼。一棵棵树苗栽植下去，竟然全部成活，两年后便枝繁叶茂。

## 邻里情深

虽然长辈们平日里的交往看似风清云淡，其实彼此都存着一颗善良友爱之心，关键时刻总能伸出援手。

张蓓芬回忆，上海夏秋台风来袭，阴雨连绵，积水没膝，买菜十分困难，住在3号的陈妈妈总是冒雨带菜来给她们吃，还教她做馒头。

住在8号的毛妈妈黄韵秋女士是位医务工作者，院子里谁家孩子有了小病，都去找她看看，她也总是热心相助。郭玉瑛说，1950年冬，临近春节，妈妈也到了临产的时候，当时来不及送医院，危急时刻前去求助毛妈妈。毛妈妈立即跟去她家，在她娴熟的技术引导之下，妹妹顺利地来到了人间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小院不可能独善其身，邻里之间的隔阂渐渐产生。赖毅敏少年时代从台湾经日本来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，在“文革”时期却被扣上台湾加日本“双料特务”的帽子。他们夫妻从此谨言慎行，生怕牵连到邻里朋友。有一次，赖妈妈崔君定在路上遇见赵妈妈，她从眼神中看出赵妈妈想与她交谈，她也有此心意，可犹豫再三还是避开了。



1969年10月，男孩们在阿青家阳台上，从左到右：周永坚(阿弟)、邱春栋、王万元(小万元)、陈星浩(星星)、赵永青(阿青)、陈天仪(四毛)、王晓明

# 他们心中的父辈和小院

**王晓明：**长辈之间的交流非常客气，谨言慎行，礼节周全。对小孩既不过度热情，也不排斥，也很客气，从不讲张家李家短。富有同情心，即使在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我妈妈讲起人家的事情时，都是很同情的，从来没有幸灾乐祸，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。

**余国钧：**长辈们都安于本职的事情，而不去浮想联翩。把自己做好了，才有自己的位置。在写字时，尽管很多人在国家层面都做过很大的贡献，但都是淡淡地写过或者不写，他们懂得许多时候是事比人强，是时势将他推到那个位置上做了那些事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他们真

正了不起的是能够长期守住自己的本分，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。

**郭玉瑛：**从眉州路院子优良的人文环境中走出来的人，就是与社会上的人不同，举手投足、言谈举止之间，就能感觉到他们是一群有教养的人，是规规矩矩做人的人，认认真真工作的人，是值得信赖的

人，有益于社会的人。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，就深切感悟到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多么地重要，在眉州路院子这一优良环境氛围中成长的我们，加上自己的努力，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。

**毛申允：**我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，这来自于30年小院生活的丰厚积淀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但是我养我的院子，是我永远不忘的故乡，那里有我的根，有我的童年、青年，有我的快乐、我的理想和信念，是我的喷涌不息的精神源泉。



小院里的孩子们组成小乐队，经常举办文艺活动

本期图片由原眉州路354号小院居民集体提供

但这种阻隔只是被动的。很多事情，晚辈们在重聚和出书之后才知道，长辈们仍然彼此关心，甚至冒着风险去宽慰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们。当时，郭玉瑛、郭柏炎的父亲被关在“牛棚”里，奶奶日夜思念她唯一的孩子。徐士珍看在眼里，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地敲开郭家的门，去安慰了奶奶，再悄悄地离去。隔壁的张中江是上海化工厂的老职工，只要他有机会看到郭钟福出来放风，回来总会暗中告诉他们的母亲“我今天看到郭伯伯了，他身体还好，你们放心吧！”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，却如雪中送炭般让郭玉瑛全家尤其是奶奶得到一丝安慰。在这样的气氛下，小院在整个

“文革”期间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，没有一个孩子去当造反派，长辈们也不把单位里的情绪带到小院来。大家都感觉到，外界大风大雨，可一回到小院，就像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。

## 人生财富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因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，小院不得不拆了，各家各户陆续搬离小院。毛申允是最后搬走的少数几户之一，每天下班，他抱着3岁的女儿坐在门口的石阶上，看着空空的院子，没有了灯火，没有了人声，心里无比惆怅。

三十年过去，消失的小院从来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。2008年前

后，郭玉瑛、余国钧和王晓明几个人提议，将小院的老邻居们联系起来，三十年后再重聚！他们没有想到，每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那样激动，要来和大家见面。2009年4月18日，是他们重聚的日子，那年91岁的徐士珍老人兴奋得彻夜难眠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；余家孃孃虽然疾病缠身，仍惦记着要来参加活动；年过九旬的沈善炫老人坐在轮椅上让两个女儿推着他来到会场；不能到场的也写信或发来视频祝贺。

曾经的小伙伴们，大多已年过半百，功成名就，有的以行业专家的身份退休，有的是某一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，但相聚时刻，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“小老虎、毛弟、秋生、三毛、四毛……他们激动地喊着儿时的小名，紧紧拥抱着一起，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。他们诉说着童年生活的一桩桩趣事，也急着倾

诉别后的一切，总之有说不完的往事和今事。然而半天的相见，满腹的话语哪里说得完？大家决定，把每个人记忆中的小院生活回忆出来，结集成书。于是，除了30年的小院生活外，他们又有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：两本记录小院生活、小院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书——《我心中的院子》。

此后数年，老邻居们每年一聚，更觉亲切。平时时而电话问候或登门探望，成为心中一份寄托。赖毅敏和崔君定夫妇俩也借聚会的机会，终得与赵仲兴老先生消除隔阂。赵老生日的时候，两人还在上海最有名的面馆买了他最喜欢吃的螃蟹面，亲手送到了他住的医院里。

